

那段城墙曾经经历过辉煌

■ 汪继军

有一回放学回家，在街上就听人说，在城墙下挖出一口井，井里竟然淘出一些铁帽子、烂枪，还有子弹，什么的。还有人提及那场曾经的血战。说的人断断续续弄出些神秘，听的人就听出更多些的神秘。因为曾经的战争，更因为它们是杀人的武器。于是我中止了回家的行程，加入到秘境猎奇的队伍。

但是，据说的井，已经被人用东西盖住了。老枪也好，子弹也好，早已不知其踪。

但是，我们凭空多了许多想像。仿佛听到军号声；脑海里起伏炮火连天的战争场面。那时候，真的经常听到军号声，在小城内就有驻军。起床号，或者训练号，冲锋号是在电影里听过的。我依稀记得，背着书包的我站在原地，望着高古城墙，浮想联翩过。

几年前，为台儿庄古城复建，政府邀请四川“建川博物馆聚落”馆长樊建川先生到枣庄座谈建设抗战纪念公园事宜。座谈会后虽然已是下午三时，距建川先生到徐州机场的时间只有三个小时了，但是，

他执拗地坚持来时就提出的要求，一定要到滕州，拜谒滕县保卫战中为国捐躯的川军王铭章将军。

匆匆来到龙泉广场，指出原纪念碑大概的位置，并告诉他滕州已经在新的烈士陵园里为王将军立了新的纪念碑。建川先生默默不语，站立良久，然后，带着随行人员，规矩地站在那里向英灵三鞠躬。

我参观过建川博物馆，我知道其中仅抗战主题的专题博物馆，建川先生就规划了10个，分别是“中流砥柱馆”、“正面战场馆”、“飞虎奇兵馆”、“众志成城馆”、“汉奸丑恶馆”、“侵华日军罪证馆”、“不屈战俘馆”、“川军抗战馆”等分馆和中国老兵手印广场和中国壮士群雕广场。滕县保卫战和王铭章将军，是樊建川先生计划要浓墨重彩写的文章、塑造的形象。

许多曾经的事物，或许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而灭失；比如，那段城墙。但是，肯定会有一些，在民族的记忆里，深深铭记；比如，滕县保卫战。

屋、一道流水。这么看着的时候，就慢慢沉入进去，感到时间的走动，太容易让人生出幻觉。走在桥上，听着老人讲述过去的故事，每块青石砖都有一段动人传说和历史故事，还有那动听的运河大鼓，更是别具浓浓的古色韵味，和古城的美景巧妙的融合在一起，如诗如画。

走出古城大门，天下起了毛毛细雨，烟雨中的水乡更加朦胧，古城的景色也更加让我留连忘返，走在青石板铺成的路上，一边是潺潺流水的小河，一边是印证了历史沧桑青瓦白墙，我蓦然向前望去，远处更有江枫渔火，夜不罢市的繁华美景。

中国抗日战争史上最著名的台儿庄大战，前奏曲就一定是川军王铭章师长在那段城墙上吹响的；与台儿庄大战同等壮烈的滕县保卫战，所依托的，除了那些血肉之躯，就是滕县城墙。我们家搬过去的时候，有一段城墙，应该就是当时的滕县东城门处残存下的。

当时，我们在一个叫东风的小学上学。每天上学放学，都要经过那段残存的城墙。当时已经不再壮观的城墙。城墙外砖都已经不知去向，只留下南北大概几十米、高大约十米左右的土墙。上小学的孩子站在城墙下，仰望高高城墙上，有野树在上面探出头来。偶尔有别的孩子在上面欢呼、雀跃，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爬上去的。我因为内心的脆弱，自小就为成人嘴里的乖乖孩，爬城墙的冒险，我从来没做过。后来，大概是为了扩建人委宿舍，那段城墙就消失了。

城墙还在的日子，它只是孩子偶尔冒险的平台。只有一次，发生了一件事，叫我们知道，它还与战争有过关系。

重游古城

■ 张伟

和家人重游台儿庄古城,再次看到那水,那桥,那小船,真是别有一番韵味。漫步在古城的蜿蜒石路上,看着那小船轻摇,似幼时摇篮,悠哉游哉,微风习习而至,扑面如沙,略带暗香。水是古城的魂,它不像大江大河里的水那样波涛汹涌,它永远是那么宁静,那么柔美。每次泛舟水上,总感觉那是一种享受。摇船的姑娘们用古典的蓝印花布把头发裹起来,一边摇着船桨,一边轻轻地哼唱起民谣,歌声婉转。坐在小船上两岸,也别有一番情趣,尤其是在烟雨朦胧的时候,古城的粉墙黛瓦变成了一幅幅水墨画,人仿佛在画中游。

下船,便可到桥上一走,这古城的可以说是由桥连接起来你的一幅画,这边有小桥,“提裙轻移步,便入他方景”;那边有大桥,更是有“跨江揽月之势”,倒是不爱看那远景,偏舒心于步行小桥上,如宝带般的拱形桥更是

韵味十足。夏雨刚停,空气湿淋淋,可大胆矫情一回:撑把油纸伞,漫步在这小桥上,真是浪漫至极,仿佛想起了白娘子和许仙的动人故事。

漫步于如画的古城内,就感受到浓浓的江北水乡的韵味。俗话说:“靠山吃山,靠水吃水。”生在如此灵秀的古城,台儿庄人自然心灵手巧,勤劳智慧。小到一件丝织品、一把油纸伞、一幅刺绣,大到一件仿红木装饰品、一艘木船,或是一盒酥饼、一个棉花糖……每个上面都带着古城灵动的韵味,那是台儿庄特有的古典气息。

坐在桥上,我就这么定定地看着古城,从一块石板、一株小树、一只灯笼,到一幢老

一块上马石

■ 孔浩

制了这块精美的上马石立在门前，为的是将来女儿出嫁后“叫客”时使用方便。鲁南地区有过完年，正月初六、十六叫出嫁的闺女回娘家过几天的风俗，俗称“叫客”。当年在山里，因为都是山路，出行的最佳工具不是马车而是马，“叫客”时上下马，小脚的女人必须使用上马石，不然根本不成。于是，这块上马石便成了姚开田五位姑奶奶的专用，你来我往，踩着石头上下马，颇为方便。一位山里父亲对女儿深厚的感情，在这块石头上得以充分体现。

姚开田老人说，他的爷爷排行最小，一辈子没出过大力，但会打猎，并且还有着一手糊灯笼的好手艺，至今街上的很多老年人都还记得他的一些故事。爷爷也育有五个女儿，这块上马石后来也成了这些姑姑回娘家时上下马的用具。一块上马石，被两代十位出嫁的闺女使用，这也确实稀罕，现在还经常有人回忆起这事。老人说，北庄街过去逢集时非常热闹，赶集的人中各

制了这块精美的上马石立在门前，为的是将来女儿出嫁后“叫客”时使用方便。鲁南地区有过完年，正月初六、十六叫出嫁的闺女回娘家过几天的风俗，俗称“叫客”。当年在山里，因为都是山路，出行的最佳工具不是马车而是马，“叫客”时上下马，小脚的女人必须使用上马石，不然根本不成。于是，这块上马石便成了姚开田五位姑奶奶的专用，你来我往，踩着石头上下马，颇为方便。一位山里父亲对女儿深厚的感情，在这块石头上得以充分体现。

台儿庄印象

■ 赵长春

如果没有古运河，台儿庄应该属于苏北，水乡之意就明显了。

反之，如果真的没有古运河，也就没有台儿庄了——台儿庄原名“台庄”，应该是先有运河，后有人为防水患而筑台而居而为庄，时间久远，庄名儿被念“转”了，带了“儿化音”，更好听了，有吴侬软语的味道了。可是，毕竟，台儿庄在古运河的北岸，属于山东省；虽然过河往南几公里，就是江苏省的地盘了。

所以，台儿庄的“中国第一水乡”的广告语，猛地有些强加于我：毕竟，山东给人的印象就是响马和粗犷，要不怎么有“鲁莽”“鲁直”二词？

可是，没有来过的话，谁会料想，这里竟是如此美妙雅致经典的水乡？

之所以这样说，我们这一代及其以后所学的中国历史课本中，台儿庄与一场血战有关，或者名曰“血战台儿庄”，或者“台儿庄大捷”，或者“鲁南会战”，时在1938年3月23日—4月7日，中日之间。

这场大战发生于此的主要原因也是因为古老的京杭大运河在此，并拐了个弯子，而日本人当时想打通津浦线，中国军队就以运河为屏障，并炸了浮桥，以示决心。于是，千百年来繁华如锦的台儿庄就陷入了月余的战火中，甚至谁也不会想到战场进行到了“无墙不饮弹，无土不沃血”的地步……如今，台儿庄有53处战争遗迹保存完好，是世界上二战遗址最多的城市。

因此，在来到台儿庄前，我对她所有的想象是断壁残垣、弹痕累累、阴风阵阵——不足两平方公里的这片地面上，中日双方各死亡将士共四万余人，国民中央政府军队3万余，日军1万余！

可是，现在的台儿庄古城，完全是一片江南水乡了。小桥，流水，人家；粉墙，红桃，黛瓦。要是没有导游的介绍和重点强调，要是没有一些战争遗迹的保留，要是没有台儿庄大战纪念馆，那场壮烈惨烈的大战基本上没有什么痕迹了……

而台儿庄本来就是这个模样！要是没有七十六年前的这场战争，将会更繁华！漫步古运河畔，郁家码头，汪家码头，五行码头，还有一个个驳岸，都有着当年乾隆皇帝下江南时驻蹕的史记，包括复修的各家店铺、酒楼、青楼，都招摇着当年水陆码头的兴旺发达，真的是“一河渔火，歌声十里，夜不罢市”。这个复建的城市，竟取得了这样的效果，确实值得一看。

走马观花的印象中，台湾当局在台儿庄有着深刻的影响。果然：台儿庄内的月河街，有着典型的台湾味道；郁家码头有台湾新党主席郁慕明来此寻根问祖的题碑，而台儿庄是大陆的首个海峡两岸交流基地。台儿庄于2008年复建，保留并恢复了台儿庄大战的遗存，为的就是表达和表现国共合作、民族团结。包括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前喷泉中的那个大大的国民党徽章图案，都说明了一个不容更改的史实：国民党的抗战史绩不容淹没。

在纪念馆的放映厅内，《血战台儿庄》在循环放映。蒋介石在主持英勇献身的王铭章师长追悼会，空中日本战机轰炸，蒋介石临危不乱，镇定自若地发表讲话……这确实是史实。

史实毕竟是史实，包括我们的屈辱，都不能忘记。我们知道了我们从哪里来，才不会忘本，才能明白我们要前行的方向。虽然岁月蹉跎，掩去了好多沉重甚至是伤疤，但我们在精神上，一定要有着尖锐的敏感与惊醒。

一个人，一个国家，一个民族，都要如此！

如此，才能实现梦想：伟大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！

◎.....

古城

台儿庄一个寻梦的地方

邮箱：zzwbk@sina.cn

